

千里共嬋娟 (一)

薛樹華

——一個女兵的自述 (本文另有插圖刊第五頁)

危城脫險飛渡海口

民國卅六年政府準備行憲，於三月卅一日公佈國民大會代表、立法委員、監察委員選舉罷免法，六月廿五日選舉總事務所成立，全面展開全國性的選舉事務工作。

我和談傑夫兄都各自回到我們的家鄉，競選國民大會代表。

當我回到涪陵後，叔父和紫英他們都非常高興，也引以為榮，都樂於協助我競選，結果順利當選（傑夫也當選四川廣安縣國大代表）。

民國卅七年三月廿九日，第一屆行憲國民代表大會在南京國民大會堂揭幕，我和傑夫由四川趕到南京出席大會。可惜，我忽然感染傷寒重病，住在中央飯店四十多天，沒有能够投下選舉第一任總統的神聖一票；而南京的名勝如玄武湖、中山陵、明孝陵、靈谷寺、棲霞山等，也未能藉便暢遊，至今引為遺憾。

不久，傑夫調任西昌警備司令部稽查處處長，我也隨他赴任，擔任稽查處中校出納股長。等到西南長官公署遷到西昌，他再兼任長官公署第

二處少將處長，肩負情報及保防重任。

民國卅八年十二月，中央為加強西昌剿共的部署，首先空運胡宗南部第一師第二團朱光祖部約七百人抵達西昌，附近駐軍為二十四軍伍培英師長，伍係劉文輝的女婿，一切依劉的意圖行事，所以對此中央部隊採取敵對態度。

自三十八年十二月十日，中國國民黨總裁蔣公中正由成都起程，乘飛機返回臺北後，劉文輝即通電叛國附共；伍培英也即陰謀襲擊朱光祖團，奪取西昌。

傑夫偵得此情，急忙面報警備總司令賀國光（胡宗南尚未到西昌），並建議伍部乃烏合之衆，如我精銳之師先發制人的予以攻擊，可操勝算。

三十八年十二月十二日夜，傑夫奉命與警備總部警備團邱純川團長協同朱光祖團進擊伍培英部，一舉成功，伍培英逃往禮州、經瀘沽轉往雅安，西昌才得為國軍切實掌握。

當傑夫率領稽查處部屬參加攻擊伍培英部以及在西昌附近各地搜捕共諜奸宄之際，我負責後方留守重任。當時西昌情報通訊的惟一電臺，在西昌城外十五華里的新村，我即負責保護電臺，

確保聯絡通訊。並且收留前方受傷官兵，看守政治人犯，防止共諜縱火破壞，接運前方補給，聯絡各情報哨站，相當繁重忙碌，所幸留守處有雜兵數名協助我工作，不眠不休的完成任務，毫無差誤。

民國三十八年十二月卅日，胡宗南抵達西昌，就任西南長官公署副長官代理長官（長官為顧祝同，未至），次年（卅九年）元月二日，參謀長羅列率幕僚人員陸續前往西昌，開展工作。

當時，由成都附近突圍西進，準備撤往西昌的國軍，因行動早在共軍預料之中，所以被共軍到處預佈陷阱，以大兵力，以大吃小的攔截圍攻，大多犧牲覆沒，已經突出西進者，又遭劉文輝等叛軍襲擊，困疲萬狀，行動遲緩，電訊不通，元月四日以後，才陸續有電訊向西昌胡宗南長官報告：

1. 三三五師王伯驊團擊破伍培英師，到達富林。
2. 宋希濂部一二四軍軍長顧葆楨率殘部二千餘人，自滇邊越金沙江至寧南。
3. 廿七軍軍長劉孟廉率七百人至西昌鍋蓋梁

4. 突擊總隊樊廷璜，率千人突圍至松潘。
5. 卅八軍五十五師團長張天翔率數百人，與突擊總隊陶慶林、豫省部隊長田中田數百人，也到松潘附近；並且沿小金沙江南下，收復康定。

6. 六十九軍軍長胡長青率一千四百人，由邛崃突圍，到達富林，與王伯驊會合。

以上各軍共約萬人，胡長官除了派人與取聯絡，或以飛機空投補給品外，並發表胡長青為第五兵團司令官，朱光祖、陶慶林、田中田、王伯驊為師長，資送黃金糧秣，整訓備戰。

此外，並組織自衛團隊，安撫當地彝人，設立「西南幹部訓練團」，調訓各軍幹部，調和漢彝智能；購屯糧食於昭覺、大涼山、西昌、鹽源等地；購買驢馬，成立運輸隊，並擬成立「經濟委員會」，延攬有力份子，鞏固內部，各項工作積極推展。一月下旬，蔣公總裁派長公子經國先生自臺北飛抵西昌視察慰問，詢問由臺灣空運軍火到西昌的可行性；蔣公並且手諭胡長官云：「如匪攻臺灣，我決與臺灣共存亡，決不出國。」

胡長官則復呈：「此間情勢至為艱危，但如能在二月十五日前，空運一個師之武器、彈藥到西昌，則大陸據點，西昌尚有可為。」

經國先生回臺之前，曾召見談傑夫兄，對傑夫的勇敢辛勞，慰勉有嘉。

經國先生回臺之後，自二月八日至三月廿三日，政府自臺北空運西昌武器彈藥七次（四十架次），尚不足一個師裝備的三分之一；而共軍已向西昌地區猛烈進攻了。

民國三十九年三月中國大陸除西昌這一最後

據點外，全部淪陷，西昌成為大陸孤島，兵寡勢微，情形非常險惡，人心惶惶，共謀猖獗，西康民族複雜，除了漢人外，還有彝族藏族，文字語言特殊。我們在西昌警備總部、西康省政府、西南長官公署服務的許多同事，大家為了反共救國，決心與西昌共存亡，相約必要時上山打游擊。但是一些文職人員和眷屬實在無法適應環境，戰鬥下去，蔣公為了顧念軍公教高級文職幹部的安全，下令西南長官公署將非戰鬥人員及高級幹部眷屬疏散來臺。西昌原屬四川，也是我的家鄉，我們和西昌許多朋友相處極為融洽，眼看紅禍即將到來，無法挽救，在危難之秋，先行撤退，心情的沉痛和愧疚難以言宣。當時王成聖教授有「無題詩」正是我們沉痛心情的寫照，王教授的無題詩是：

「大陸沉淪日，西昌痛哭時，烽煙驚客夢，草木動哀思，獨善寧甘老，同流肯自卑，鄉關吾負汝，不敢話男兒。」

我們奉命離開西昌抵海口轉臺北時，共軍正以十萬之眾圍攻西昌，我軍奮勇抵抗，少數孤軍傷亡頗大，但仍苦戰不屈。

蔣公總裁深知我軍新集，戰力未復，衆寡不敵，孤立無援，乃於三月廿六日派飛機兩架前往西昌，接胡宗南長官和賀國光總司令等高級人員離去，外子談傑夫也得附機東飛，於廿七日安抵海口，轉來臺灣。

二二八事變之幕後

我們來臺灣後住在臺中，在西昌最後三個多月的苦掙，緊張辛勞。當時，在極旺盛的精神力量的支持下，幹得很起勁；現在平息鬆弛下來，傑夫生病了。

有一天晚上，臺中警察局局長派人來通知，說是接到臺北長途電話：「蔣經國先生請談榮章先生明天上午到他辦公室談話。」傑夫聽得很興奮，立刻帶病搭車北上，第二天上午晉見蔣經國先生。

蔣先生首先嘉勉他在西昌的表現，親切的予以安慰，然後問他今後願意做那一種工作？傑夫表示：「願意回到國防部保密局工作。」

幾天後，保密局局長毛人鳳約傑夫談話，請他擔任新成立的臺中站站長。負責中部情報保障工作。當時，最重要的任務，就是繼續清除潛匿中部中共組織，我也擔任中部直屬通訊員，輔助他工作。

提起肅清中共組織，要追敘到民國卅四年。是年九月中央政治局派遣惟一臺灣籍高級幹部蔡×，來臺負責共黨組織工作，蔡於是年十二月到達江蘇淮安，即通過共黨「華東政治局」的關係，在蘇北物色幹部，作來臺的準備。

民國卅五年三月，他率領幹部張志忠、林××、洪××等六人潛入上海，建立「聯絡站」，及「滬臺交通支部」於上海「臺灣同鄉會」，約四月初由滬來臺，先後接收共黨已在臺設立的地下組織「臺灣義勇支部」、「廣東區服務隊支部」等單位。並且通過光復以前即已組織活動的舊「臺共」，與其外圍組織「文化協會」、「農

「民組會」的關係，於六月在臺北市正式成立「中共臺灣省工作委員會」，由蔡任書記，洪、張任委員，展開組織工作。到民國卅六年二月，分別組成「臺北市工作委員會」、「臺中支部」、「臺南支部」、「高雄支部」等若干工作單位，全部幹部有七十餘人。

「二二八」暴動事件發生後，蔡陰謀領導武裝民變；除以滲透方式控制各地暴民組織的「處理委員會」外，並指派「省委」張志忠，以「臺灣自治聯軍」名義，統一指揮全省民變武裝。幸而國軍由上海開來臺灣以迅速果敢的行動，於半月內即救平暴亂。

然而，部份臺灣青年經此激變，復受共黨煽惑，思想轉趨極端；共黨組織藉以滋蔓，自民國卅六年三月到卅七年五月復在臺中、臺南、高雄、新竹等地，建立「臺中市工作委員會」、「臺南縣工作委員會」、「高雄市工作委員會」以及「新竹支部」、「郵電支部」、「學生委員會」等單位，全部幹部增加為三百多人。

偵破共謀陰謀組織

民國卅七年六月，中共「華東政治局」在香港召開「臺灣幹部會議」，會期一月，決定臺灣工作發展組織的原則為「城鄉並重」，並以農工為主要對象，復加派陳××為中共「臺灣省工作委員會」副書記兼組織部長，以加強領導中心與幹部教育工作。

此後，共黨在臺，即由城市侵入農村，由知識份子及於勞工農民；自北而南，作全面性的拓

展。到民國卅八年四月，全部幹部已增加到八百餘人；各地區組織也相機改組擴大，另並成立「臺灣郵電員工工作委員會」。

民國卅八年五月間，我京滬棄守，臺灣共黨的地下活動轉變為大膽發展作風，蔡為配合共軍侵臺，積極準備內應。除於是年九月，組織「臺灣山地工作委員會」打入高山族，爭取山胞酋長、警官，以「民族自決」為號召，策動高山族秘密組織武裝，掩護逃亡共黨的潛伏；企圖於共軍登陸時襲擊國軍後方，以為呼應外，復在新竹、臺中、臺南山區建立「武裝基地」，成立「武裝工作隊」、「武裝工作委員會」以及「武裝小組」，並且在臺北、高雄等地建立隱蔽基地，以發展游擊武力，又加強對我黨、政、軍的諜報活動與統戰工作，將幹部盡量轉移鄉村，加深農民組織基礎，拉攏羣衆。到民國卅九年四月，全省共黨幹部黨員，已增加到一千餘人；間接受他影響，抱反政府態度的羣衆，為數也很巨大，成為我反共基地最嚴重的心腹大患。

我國防部保密局鑒於後方工作，重在確保臺灣，因早於民國卅七年，即分令臺灣工作同志全力偵破，當時曾破獲「臺北」、「臺中」、「臺南」等支部，但未能深入內層。

民國卅八年乃改變策略，力求深入其內層。於是，由其低級人員中探悉與蔡關係人物，逐漸發現其「支部」以上組織，以及若干中級幹部，查悉首領即為蔡××化名老鄭。因而再計劃由偵破其中級組織，捕獲中級以上幹部入手，以達到偵破其核心組織的目標。

依此原則，積極進行，自三十八年八月至十月，偵破北部：臺北的「成功中學支部」、「臺灣大學法學院支部」，基隆的「基隆市工作委員會」、「基隆中學總支部」等共黨組織；偵破南部：「高雄市工作委員會」及其所屬的「市委會」、「區委會」、「鉛廠支部」等多處。

當偵破「高雄市工作委員會」時，捕獲重要共幹陳××（副書記兼組織部長）；保密局乃就陳的供詞，就南北既有的線索，加以整理。針對共黨組織分佈情形，重訂計劃，以追緝最高負責人蔡×、張志忠、洪××等，破獲其核心組織；希望能因擒賊擒王的自上而下，以徹底肅清共黨全部組織。

民國卅八年十二月卅一日，在臺北市偵捕到重要共幹張志忠（委員兼武工部長）。

民國卅九年一月五日，偵破其「省委會」的核心機構：「直屬無線電臺」。擒獲負責人羅××等四人，六日晚，再捕獲擔任交通與蔡×經常聯繫的曾××，因此獲知蔡×藏匿的住處數處。

惟蔡×情知有異，又移往他處，以致一時未能緝獲。但卻連續偵破其「省委會」的直屬單位：「企業支部」、「調查研究部門」、「情報部門」、「財務部門」等單位，捕獲重要幹部多人。

深入山區夫婿殉職

當談傑夫兄就任保密局臺中情報站長之時，正是蔡×逃匿中南部山區，保密局偵騎四出，必得而甘心之時。同時，臺灣中部也尚有若干共黨組織及武裝部門，亟待偵破肅清。

一向責任心頗重的傑夫，蒐集情報，聯絡協調，甚至深入山區，頓時忙碌起來，日夜辛勞，原來有病的身體，日益加重了，但他卻堅定而執著的帶病工作。蒼天不負苦心人，蔡×終於很快的落網被捕。民國四十年，再在中部偵破「臺中地區工作委員會」及其所屬的「臺中縣南區工作委員會」、「臺中縣北區工作委員會」、「臺中武裝工作委員會」和「石岡鄉小組」、「永靖鄉支部」、「臺中武裝工作隊」、「新竹地區工作委員會」及其所屬：「竹南區工作委員會」、「新竹市區工作委員會」、「新竹武裝工作隊」、「苗栗鎮支部」、「銅鑼鄉支部」、「新竹街頭支部」、「新竹市石油公司支部」等組織。

據曾任保密局人事處處長的鄭修元代表告訴我說：他於民國四十年奉毛人鳳局長之命，環島考察各外勤工作，在東、中、北、南四個區域中，以談榮章（傑夫係榮章的別號）的中部工作成績最為優異，現在回想起來，當時傑夫一面治病，一面工作，常在病床上看公文的苦幹精神，真令人敬佩。

因為迭破共謀巨案，他先後奉蔣公總統頒發勳、獎章，功垂史冊。

民國四十三年，國民大會臺召開第二次會議，選舉第二任總統，傑夫的病已經很沉重，住在醫院裡，他仍然商請醫院派人把他抬到會場，勉力支撐的投下他神聖的一票。

傑夫的病拖得很久，血壓高到一百八十多度，用腦則頭痛，曾經進出醫院四十八次，好多位病理專家都查不出結果，不幸於民國四十三年八

月十一日（農曆七月十三日）逝世於陸軍醫院，年僅五十四歲。

傑夫自幼失學，沒有上過學校，但他不斷的求知苦練，再加上接受好幾次的訓練，他的中文程度和淵博的知識，超過大學生。早年，他為了生活而當兵，卻能因功升到團長；參加政治及情治工作以後，表現非常傑出，尤其因處西昌危難之地，不餒不懈的奮鬥到底，以及來臺後在中部的帶病工作，鞠躬盡瘁，最後以少將逝世，都是難能可貴的事，他的堅苦奮鬥精神，使我敬佩而永難忘記；他的報國壯志，也可如願以償了。

耕讀自慰愴復再嫁

傑夫去世後，保密局長毛人鳳先生非常關心我，約我到臺北士林去當「雨聲小學」教務主任（潘其武先生任校長），毛人鳳先生的美意是要我和純真無邪的小朋友生活在一起，使我受創的心靈獲得一份寧靜恬逸的感受。但我那獨生子才六歲，正需要我的愛護照顧；同時我也深深感到自己能力有限，不敢當此重任，所以沒有應命。

民國四十五年，傑夫逝世後兩年，我和張迺謙在臺中復興路天主教堂結婚。

他是江蘇人，出生在一個富有的家庭，他母親卅一歲才生他這一個獨生子，從小由外祖母帶大，非常寵愛，人很聰明，有言語天才，會講日、英、臺語。身材高大，英俊瀟灑，性情樂觀，平易近人，在臺中市政府主管外事工作。

我和迺謙結婚後，在臺中市振興路一四〇號郊區經營小型農場，取名「華園」，專門養雞。

「華園」有六千坪地，在臺中市與臺中縣交界處的旱溪河邊，上有「旱溪橋」，為臺中市通往太平鄉的必經之路。

我在河邊種植了十幾種水果樹和各種花草，養了兩隻洋犬，看守養雞場，雞舍有大小小房屋數棟，各種設備俱全。

我們飼養的雞種是從外國進口，用飛機運來的。從小到大，只要九個月時間，就有下一代出世。兩年以來，繁殖到一萬多隻，我們僱用五個工人照顧牠們，天天有大量雞蛋出售，經營成效很好。

華園農場毀於水災

不幸遭逢民國四十八年的「八七水災」，一場豪雨沖倒了所有雞舍，上萬隻雞隨波逐流，或浮或沉，全部損失。水電也斷了，工人用鍋、盆、桶等器具接雨水飲用，更麻煩的是通往臺中的橋沖垮了，對外交通斷絕，一連七天七夜，無法購買到吃的東西，大家飢饉難忍。好不容易盼到直昇機臨空投贈食物，但偏偏並未投向我的「華園」農場。

另一方面，工人的飯錢、工資、飼料商人的飼料費，迺謙已經開出的支票也都能按時付現。焦頭爛額的我，不能被困在「華園」。萬分無奈，只好冒險泅水，從溪流中的石灘上渡過急流，步行到臺中市，然後搭軍用飛機到臺北，找朋友請互助會，得款一萬元帶回去救急，暫渡難關。

災後，「華園」成了荒地，無法也無力恢復舊觀；只好賣地還債。這是我們來臺以後所遭受的最艱苦也最慘痛的經濟損失經過。（未完待續）